

中國古典詩歌論集

鄭騫、方瑜等著



鄭騫・方瑜等著

中國古典詩歌論叢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二三號

著者：鄭 壽 · 方 瑜 等 著

出版者：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發行人：胡 執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六號之一三樓

臺北市漢中街五十一號

郵政劃撥二七三七號

印刷者：坤記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雅江街七十九巷十一號

基本定價：平裝三元五角五分
精裝四元一角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出版

83014

目次

會 永 義	(一)	漢高祖的大風歌
汪 中	(二七)	論樂府詩——清商曲
周 任	(三〇)	陶靖節詩文組詞的分析
海濤 兒 著	(三七)	陶潛詩中的引喻
李 銘 珠 譯	(九)	唐代邊塞詩與流行歌曲
何 寄 澎	(二七)	杜甫贈蘇渙詩的「昨夜舟天接」
鄭 騫	(二九)	杜甫變體七絕的特色
張 夢 機	(二九)	白居易與長恨歌
吉川幸次郎 著	(三〇)	李賀歌詩的意象與造境
吉田節子 譯	(三二)	李賀與濟慈
方 瑜	(三二)	談怎樣重估李賀詩
劉 滄 浪	(三二)	
周 誠 眞	(三七)	

- 劉若愚著 (二七) 李商隱詩的用語
方瑜譯
張夢機 (三九) 義山七絕的用意、抒情與詠史
方瑜 (三七) 溫庭筠歌詩的意象與表現
盧元駿 (四三) 兩宋詞的比較
徐信義 (四一) 姜夔的詞學藝術
王夢鷗 (四九) 漫話一些舊詩料
于大成 (四七) 理想的古典詩集
黃永武 (五七) 詩與禪的異同

漢高祖的大風歌

曾永義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這一首詩昭明文選題作「漢高祖歌」，樂府詩集題作「大風起」，後來的古詩選本，像沈德潛古詩源、張玉穀古詩賞析，都題作「大風歌」。可見它原來沒有題目，不過按照詩經之例題篇而已。漢高祖這首詩完全是即興之作，根據史記高祖本紀，是作於高祖十二年十月，討伐英布、還歸過沛之際。他「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在酒酣耳熱的時候，他不禁擊着筑，唱起這首歌詩來。於是「令兒皆和習之。」他自己也起而舞之，而且「慷慨傷懷，泣數行下。」我們知道，他的舞是英雄之舞，他的歌更是英雄之歌。這其間有不可一世的激越和豪壯，也有亙古以來的寂寞和悲涼。

和漢高祖劉邦爭奪天下的西楚霸王項羽，兵困垓下，夜聞四面楚歌，猛然大驚道：「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乃起飲帳中，對着平生最寶愛的駿馬（名騅）和美人（名虞），悲歌慷慨，也唱出了這麼一首歌詩：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他唱了一遍又一遍，虞美人和他和聲而歌。他也「泣數行下」，左右的人更都哭得「莫能仰視」。於是這位二十四歲起兵，身經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的霸王，就躍身上馬，直夜潰圍，奮然與漢軍決一死戰了。

項羽拼死戰的結果，雖然是「自刎而死」，但最後還落得「五體分屍」；所以他這首「垓下歌」，可以說是臨終之曲。劉邦從沛宮駕返長安後，過了半年也就崩逝長樂宮了；所以他這首「大風歌」，算是晚年之作。他們歌唱時，同樣的「慷慨」，同樣的「泣數行下」。他們都將胸中的鬱勃之氣，像萬丈噴泉般的射發出來，然後又宛轉爲潺潺流水，低迴嗚咽。一個是三十一歲的盛年，面臨生死的抉擇；一個是六十二歲的暮年，極富極貴的歸故鄉。對於項羽的英雄失路、托空無所之悲，我們很容易了解；而對於劉邦向沛父兄所說的「游子悲故鄉」的解釋，我們深以

爲有所不足。他籠罩心頭的寂寞，和翻騰心湖的悲涼，絕非「游子悲故鄉」一語所能掩飾得了的。

誰都知道，漢高祖的出身，比起將門之後的西楚霸王要卑微得多。他年輕時純粹是個「不事家人生產作業」的無賴，連他本人也不諱言這一點，甚至於在他即位九年，未央宮落成，置酒未央前殿，大會諸侯羣臣的時候，他還洋洋得意的向他的父親太上皇說：「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他置就的這份產業，的確前無古人。我們姑不論他將天下比作產業的詼諧口脛是否正確，但無論如何，他是曠代以來的第一位平民皇帝，他是很偉大的成功了，他成功的因素固然很多，而就他個人而言，恐怕和他「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量」的性情有很密切的關係。這一種豁如大度的胸襟所表現出來的，便是所謂「帝王氣象」，尤其是一位創業的君主；所以他能夠盡除苛政，約法三章，使秦民大悅；能夠重用三傑，掃除羣雄，平定宇內。而項羽的特力殘暴和「婦人之仁」，則使得他的事業不過如一陣狂風，來得猛，也去得快。他的拔山之力，雖然可以使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但是這種挾雷電之勢的暴雨，却於物無施，而只有摧殘之害。所以他的蓋世之氣，也不過是造化輪轉中偶然散發的一股戾氣，一旦「雲霞開世界」，自然轉眼虛無。

孫月峯評論漢高祖大風歌說：

此與荆卿同調，雄豪自肆，有吞秦滅項之氣，總是以直道己意勝。

方伯海也說此詩「躊躇滿志」，「數句中有千萬言氣勢」。古詩賞析更說：

首句，比己之掃除羣雄；次句，乃見在事；末句，言守成之難也。文中子謂安不忘危，霸心之存。丹陽集謂志氣慷慨，規模宏遠，凜凜乎已有四百年基業之氣。良然。

孫氏所說的「雄豪自肆」、方氏所說的「躊躇滿志」，以及丹陽集所謂的「慷慨宏遠」，就是上文所說的帝王氣象。一般說來，文雖未必盡如其人，但作者的性情襟抱則往往不自覺的流露在篇章之中。譬如我們讀李太白的詩，於其飄逸縱橫之餘，又深深感受到他「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的鬱勃和悲涼。我們讀蘇東坡的詞，於其豪放韶秀之餘，也深深受到他「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的曠達胸懷所感染。劉邦貴爲帝王，尤其是創業君主，所以短短的三句詩裏，所表現的帝王氣象也最爲十足。

「大風起兮雲飛揚」，這一股大風是稟諸宇宙造化之靈秀的浩然正氣，也是劉邦的自我寫照，它起於九霄，達於滄溟，所要席捲掃除的，就是充滿海內的煙塵。此詩在寫作的手法上具有

民歌的特色，以興作起，但它却深寓象徵的意義，所以張玉穀說「首句比己之掃除羣雄」。相傳漢武帝也有一首秋風辭，開首一句是「秋風起兮白雲飛」，他雖然也是一位威武之主，但從此句詩看來，其韻度氣象比起乃曾祖，終隔一塵。首先「秋風」的「秋」字，就已經限制了它的氣勢，它只能是秋日吹拂的風，給人的感覺不過淒涼蕭瑟；較之拔地而起，充塞四冥，不爲時空所拘泥的「大風」，究竟不可以道里計。其故究竟武帝的天下不是「馬上」得來的。高祖則畢生於戎馬倥傯之中，所經歷的是一個大變動的時代，他終於又主宰了這個大時代的天下，如此焉能不躊躇滿志，顧盼自雄而無與倫比呢？史記會注考證引朱熹之語云：

大風歌，正楚聲也；亦名三侯之章。自千載以來，人主之詞，未有若是壯麗而奇偉者也。

以楚人而爲楚聲，自然如其口出而易於肺腑之流。所以此詩之感人不止在俊拔豪邁，尤其在於質樸而真切。歷來創業之主容或有劉邦所遭遇的時代，但除了一位朱元璋以外，却沒有一位和他有類似的出身。所以此詩的「壯麗奇偉」，可以說只訴諸劉邦個人「天生異稟」的自然抒發，絲毫沒有經過豪門貴族「雍容華貴」的刻意陶冶。也因此，它的感人力量是直接衝激着我們心靈的。

大抵說來，一位創業之主總具有一股「帝王氣象」。譬如曹操先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英雄之志；然後就有「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周公之心；最後乃有「周西伯昌，懷此聖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貢獻，臣節不墜」的文王之想。他那爲他完成「若天命在我躬，吾其爲周文王乎」的兒子魏文帝，雖然也有過「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的憂懼之思，但是一旦登上帝座，於「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之際，便也有「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的奇語壯彩。被追尊爲晉高祖的司馬懿，在「伐公孫淵，過溫，見父老故舊，譙飲累日，悵然有感」之際，也寫下這麼一首詩：

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逢際會，奉辭遐方。將掃遺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武陽。

此詩格局豪蕩，有撥亂反正、澄清天下的雄心壯志，而到頭來，仍不失人臣之心。所以同樣是「富貴歸故鄉」，而其豪情勝概則不如劉邦的「大風起兮」。相傳明太祖朱元璋曾以「風吹馬尾千條線」命太孫允炆與燕王棣屬對，太祖見燕王之對頗爲欣喜，見太孫之對不禁黯然。原來燕王

對的句子是「日照龍鱗萬點金」，氣象萬千過於乃父，而太孫對的竟是「雨打縣羊一片氈」，不止毫無光彩，尤其死氣沉沉。此說已經記不清見於何書，也許是小說家言，但如果我們「姑妄言之姑聽之」，那麼燕王與太孫之成敗似乎已由此可以見其端倪。嘗見故宮所藏元明兩代列朝帝王圖像，大抵創業之主莫不氣宇軒昂，其後數代尚有君人之度，過此以往，則每下愈況，至於猥瑣寒儉，望之不似人君。末代帝王，遭遇每多悲慘，本身固無龍章鳳姿，其所爲歌詩，自多悲苦而充滿蕭瑟之氣。譬如東漢少帝被董卓廢爲弘農王，李儒進酖之際，帝乃對唐姬發爲悲歌：

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蕃；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

歌罷，令唐姬起舞，然後飲藥而死，年紀才十八歲。又唐詩紀事記載昭宗皇帝的兩件事，其一云：

天復元年，帝爲鳳翔兵劫幸岐城。一日大雷雨，牛馬震死，街西古槐、殿東鴟吻立碎。帝爲詩云：「只解劈牛兼劈樹，不能誅惡與誅兇。」

其二云：

帝在洛，日憂不測，與皇后內人唯沉飲自寬。嘗歌云：「紆千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此古語，帝述之者。

昭宗皇帝攻書好文，可是承廣明寇亂之後，唐祚日衰，帝流離播遷，故不免有憤激之語與憂懼之悲，其帝王氣象，自然剝落殆盡。而劉邦以澄清宇內、掃除妖氛的「大風」自喻，此「大風」自九霄而降，自滄溟而起，煙雲塵埃爲之席捲飛揚，其勢力之雄偉何所阻遏？其氣象之博大何所不及？所謂「吞秦滅項之氣」，自然「雄豪自肆」於其中。

緊接着「大風起兮雲飛揚」之後，便是「威加海內兮歸故鄉」。此句可分作兩截，前半承首句，後半轉入末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所以大風歌雖然短短三句，但也具備了起承轉合的章法。

「威加海內」四字，可以說把「大風起兮雲飛揚」的氣勢提升到最高點，寫的是劉邦登峯造極的帝業，天下至此，唯我一人獨尊，當年並立的羣雄，尤其西楚霸王，已經逐漸遠去，羣臣百姓莫不對我三呼萬歲，稽首跟前。我們可以想像他的志得意滿，他的狂歡極樂；但是在這種如日

中天，登泰山而小天下之際，我們却又深深嗅覺到他對於人生的一分無邊無際的寂寞。因為，從此他再也不是一個庶民凡人了，他是一位主宰天下，君臨萬民的「眞命天子」了。他再也不能醉臥武負、王媪酒肆中了；再也不能「賀萬錢，實不持一錢」了；再也不能說出「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那樣的話語了；甚至於想要箕踞而坐，找兩位妙齡女郎來替他洗洗腳，也要考慮考慮了；而一旦大蛇當道，他再也不能乘醉揮劍了。而今他出入有宮車鑾駕、羽葆華蓋、鹵簿護衛，前呼後擁，他想要自由的聽、自由的看、自由的說，可是蒙蔽他、束縛他的太多了。想當年，「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襍選，鏖至風起。」他使出了渾身的解數，激發了生命的所有光輝，有那麼多的豪傑和他一齊逐鹿競走，他們一個個都是他的對手，同時也是一個個都可以激揚他生命潛力的人。生命的花朵，因為有他們而累綻奇葩；不朽的盛業，也因為他們而屢建奇功；到後來，只剩得了一位項羽，而這位啞嚥叱咤、千人皆廢的霸王，才真正使他發現了自己，發現自己竟是一位蓋世英雄、眞命天子，如果他自己果真有絕頂的本事，那麼有一半應當是項羽把他激揚出來的。可是終於那霸王項羽也在自己所加的「威」之下，自刎烏江了。「天下英雄誰敵手？」不是「唯使君與操耳」，而是唯我劉邦了。「雄無所爭，怒無所搏」，生命的力量再也沒有砥礪的對象了，從此只能在歲月的洪流裏逐漸萎縮自己而終歸虛無了。

在莊子徐无鬼篇裏有這麼一則故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垠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爲質矣，吾无與言之矣。」

莊子一書裏，記載許多莊子和惠施的辯論，他們雖然談得很起勁，但却從來談不攏。從這一則故事，我們可以深切體會到莊子在惠子死後，所感受的一分落寞。惠子和莊子在哲學思想上儘管有很大的歧異，但也因爲彼此的歧異而相激相成，他們是研究學問的好對手，莊子之所以有那麼博大精深的经营理念，有許多是從惠子的辯論中生發出來的，他們就好像匠石和郢人，如果沒有郢人的「立不失容」，匠石就不能「運斤成風」、「盡垠而鼻不傷」，使他的技巧達到化境；而如果換了宋元君，必然膽顫心搖，匠石必然無從下手，即使勉強揮斧，那麼不止鼻端那點白粉不能「砍」去，恐怕整個鼻子，甚至整顆腦袋都不見了；這麼一來，匠石不止不能神乎其技，反而落得手段庸劣，遭致殺身之禍了。莊子過惠子之墓，感傷的是那一位可以切磋琢磨的好對手「質」

已經死了，從此他再要「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恣縱不羈的發表其「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再也沒有人可以理會了。試想，莊子除了感傷外，內心豈不更籠罩着一分「无端崖」的寂寞？

大哲學家莊子曾經有過「无以爲質」的寂寞，那麼蓋世英雄劉邦，在項羽自刎、天下一統，君臨寰宇、登峯造極之際，內心豈不也籠罩着一分隱隱然的孤獨和悲涼。這一分隱隱然的孤獨和悲涼，可以說就是「英雄的寂寞感」，也因為這分寂寞感，所以他有了追尋往日的衝動，他回到了故鄉，以帝王之尊，誇耀於閭里父老之前。這一次曠古所未有的「衣錦榮歸」，使得「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流連之餘，高祖要返駕京都，沛父兄又固請相留，盛情難却，又張飲三日，也因此，「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可見「威加海內兮故鄉」是多麼的極榮極耀、極歡極樂，人生至此，夫復何求？但是，「故鄉」是我生我長的地方，而今年事已大、功業已成，一旦歸來，狐死首丘之想、落葉歸根之思，又不禁由表面繁華熱烈而其實寂寞淒涼的心湖中油然升起，緊接着一股無常之感、憂懼之懷開始在他的胸中翻騰了。無常之感是因為英雄終歸老大，事業功名畢竟與身俱盡，轉瞬化爲雲煙；而他的憂懼之懷又從何而起？那就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沈德潛評論大風歌說：

上言掃除羣雄，末言守成也。時帝春秋高，韓彭已誅，而孝惠仁弱，人心未定，思猛士，其有悔心。

沈氏這段話可以說道中劉邦的心思。一個人在開創事業的時候，全力以赴的，只是如何來成就事業，他需求能夠和他相携並舉、相得益彰，而足以羽翼他、輔佐他的人，在人生的路途上，克服困難、翻越障礙，他們目標一致、利害與共，所以往往能彼此欣賞、互相關注，緊密的團結在一起；可是一旦事業成功了，對於共同獲得的果實，往往起了爭執；於是昔日的同心協力轉為離心離德，「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這是人生永遠無法修補的遺憾。劉邦開創天下的大業終於成功了，可是那兩位幫助他爭奪大半個天下的楚王韓信和梁王彭越，却都死於呂雉的陰謀，他們是否真正「心懷畔逆之意」，太史公司馬遷已隱約表示其可疑，而他們終致由王者而為虜囚，身被刑戮，則是不爭的事實，「天下已集，乃謀畔逆」，以韓彭之智，其果然乎？原來劉邦和韓彭的主要嫌隙是起於垓下之會，那時韓信雖立為齊王，其實是逼於形勢，並非劉邦之意；彭越定梁地功多，心欲王而猶為魏相國；所以都不領兵會垓下。後來劉邦用張良計，分地許二人，韓彭才引兵前來助陣，破滅項羽。可見他們彼此的利害衝突，已經肇因於大業將成之際，也因此劉邦在「天下已集」之後，聽任呂雉誅戮功臣了。所謂「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千古